



殊域周咨錄卷之十二

行人司行人刑科右給事中嘉禾嚴從簡輯

揚州府學訓導彭天翔

江都縣學訓導王三汲今校正

西戎

哈密

哈密本古伊吾廬地在漢燉煌郡北大磧之外去今肅州一千五百里為西北諸胡要路漢明帝始取其地屯田宿平未為郡縣後魏始置伊吾郡後

又為胡戎所據唐貞觀初內附置西伊州五代時
號胡盧磧小月氏遺種居之宋時伊州將姓陳氏
其先自唐開元初領州凡數十元有忽納失里者
封威武王已而改封肅王卒弟安克帖木兒嗣
本朝 永樂二年安克帖木兒遣使來朝且貢馬因
封為忠順王以頭目馬哈麻火只等為指揮等官
分其衆居苦峪城 三年王尋為鬼力赤毒死無
嗣其兄子脫脫幼俘入中國命襲王爵賜以金印
玉帶遣使送還其國今為西域之喉襟以通諸番

之消息凡有入貢夷使方物悉令至彼譯表以上
管轄三種夷人一種回回一種畏兀兒一種哈刺
灰俱生達各授頭目為都督等官輔守疆土與赤
斤罕東一衛共作中國藩籬

按國初置甘州五衛於張掖肅州衛於酒泉涼
州衛於武威西寧於湟中又置山丹永昌鎮番
莊浪四衛高臺鎮夷古浪三千戶所自陝西蘭
州渡河千五百里至肅州肅州西七十里為嘉
峪關長陵初設關外七衛曰哈密曰安定曰阿

端曰赤斤蒙古曰曲先曰罕東左七衛皆在嘉峪關西哈密又在六衛西東去肅州西去土魯番各千百里北至瓦剌數百里
四年賜王及其祖母速哥失里母妃從母綺幣有差是年速哥失里逐脫脫

上勅諸酋復立脫脫爲王 六年脫脫暨祖母各遣使朝貢 九年脫脫卒勅都指揮哈納爲都督兼事守哈密是年封免力帖木兒爲忠義王賜印誥玉帶守哈密後卒從父子孛羅帖木兒嗣仍封忠

順王賜誥印 十二年行在驗封員外郎陳誠奉使西域還言哈密城在平川河三四里東北二門王稱速壇人僅數百戶顧非一種多蒙古回回人俗習各異產馬駝玉石鑛鐵大尾羊陰牙角城北大山西南東皆平曠地多齧鹵宜稔麥豌豆農耕亦用糞壤人獷悍好利西域三十八國入貢經哈密者相攔出入索道路錢乃已 洪熙元年貢硫

黃

上謂從前不聞哈密產此物

先帝時亦不曾有進虜中既有硫黃則制造火器不
患無人猝遇戰鬪亦須有備勅大同宣府總兵知
之 宣德元年遣使祭故哈密忠順王免力帖木
兒後

上命行人蕭鑾往諭諸番至哈密群夷多餽方物鑾
厲聲叱曰

天子仁聖惟恐六合之外一物不得其所故遣使宣
諭汝等豈爲受賂來耶群夷聞之遂不敢有所獻
皆遣使修職貢 正統甲戌哈密入貢方物其還

也照例

上命行人邊永送至甘肅凡百供應具給且嚴其約
束使無得侵擾哈密使臣言於甘肅守將曰我輩
見館伴使凡十三次未有如邊公者成化初孛羅
帖木兒被頭目者林謀害無嗣王母主衛事因思
曲先衛安定王子孫係是至親具本差官撫取未
來

或云宣德間免力帖木兒卒命其姪卜答失理
嗣封忠順王 三年以哈密忠順王卜答失理

尚幼遣使立故王免力帖木兒之子脫歡帖木兒嗣爲忠義王俾嗣忠順王綏撫部屬然免力帖木兒既有一子何又先立其幼姪也此說恐未是

正統四年貢玉求紵絲與四表裏 天順四年貢賜紙金箔薑桂茶礬 成化元年禮部尚書姚瓊會昌侯孫繼宗等議哈密乃西域諸番要路近年爲亂加思蘭殘破其國人民潰散不時來貢動以千百倉饗宴賜朝廷固不恤此然道路疲於迺接

合酌量事體哈密使臣歲一入朝不得過二百人亂加思蘭五十人其土魯番亦力把力等或三年五年入貢經哈密者依期同來不得過十人宜勅陝西甘肅等處鎮守總兵撫按三司等官撫諭夷民嚴加防範及勅哈密王毋弩溫谷失力收集流散保守境土庶全朝廷始終優厚之意從之 三年以忠順王外孫爲都督賜銅印金幣 八年都督赴京嗣官貢馬駝加賞 九年被土魯番酋鎖擅阿力後止稱番酋以便覽虜王毋及金印以去國人離散

王母外甥畏兀兒都督罕慎率衆逃居苦峪肅州
國人奸狡者潛降土魯番窺侯塞下甘州守臣以
聞哈密亦累求救援兵部言哈密實西域諸夷咽
喉之地若棄而不救竊恐赤斤蒙古罕東曲先安
定苦峪沙州等衛亦爲土魯番所脅則我邊之藩
籬盡徹而甘肅之患方殷設使河套之虜不退關
中供億愈難繼矣

上命集廷臣議會昌侯孫繼宗等謂宜及今賊勢未
盛遣使勅赤斤蒙古罕東等衛諭以大義俾知唇

亡齒寒之勢且速擅阿力今亦遣使進貢因賜之
勅使悔過自新庶可以散其姦謀縱哈密不能自
存亦足以堅各衛內嚮之志因舉高陽伯李文知
夷情宜委以使事乃勅李文及右通政劉文等往
撫處之比至調集罕東赤斤番兵數千駐苦峪關
不敢進無功而還 十八年甘肅守臣乘阿力死
其弟阿黑麻新立遣罕慎領番兵復取哈密奏封
忠順王罕慎嗜酒貪殘國人怨恨西域諸夷貢使
往來者苦罕慎要索亦怨恨二十三年罕慎言尾

刺有克捨太師革捨太師克捨死其弟阿沙赤爲
太師革捨弟阿力阿古多兀王與阿沙赤讐殺西
走據哈密瓦刺尋退去 弘治元年哈密奸回見

罕慎非貴族阿黑麻係同類密相構引假以求親

誘殺罕慎罕慎弟奄克索刺後止称襲授都督管

領殘衆番酋求和以主哈密番酋阿黑麻也

詔不從其請但許入貢且降爾書遣哈密頭目寫亦

虎仙往賞賜之諭令歸金邱城池時王母已故

四年番酋遂以金邱城池歸乃升寫亦虎仙爲都

督僉事文升以爲哈密一城三種夷人雜處種類

不貴彼此頡頑北山則有小列禿野也克力數種

強虜時至哈密需索無厭稍不如意輒肆侵陵最

爲難守者必須求元之遺孽襲封然後可攝服諸

番興復哈密耳是冬起前左都御史王越入見加

太子太保總督三邊經畧哈密

先是越奪爵謫居安陸弘治改元詔放還鄉尋

以寅緣復左都御史致仕至是乃起用之

曲先安定王千姪陝巴者忠順王的派也至是已

取來京乃命之襲封為王送至哈密仍令本衛回

回都督寫亦虎仙後止稱虎仙及失拜煙谷後止稱煙谷

谷等同奄克字刺畏兀兒人後止稱奄克共輔陝巴及有奸

回火辛哈即乃虎仙妻父也後止稱哈即亦共理事越以奄克

罕慎泉也與陝巴不協乃取罕慎女妻陝巴結好

奄克未幾越卒是秋賜陝巴大帽蟒衣玉帶象笏

然奄克與煙谷同類為黨哈即與虎仙同類為黨

各分彼此致國難守 五年諸番索陝巴犒賜不

得哈密都指揮阿木郎挑釁擅剋土魯番入貢賞

物又與鄰胡也克力掠其牲畜未幾土魯番報怨

入哈密城殺阿木郎復虜陝巴及金印去令頭目

牙木蘭占據哈密 六年 朝廷命兵部尚書張

海都督僉事綏謙往經畧之遂拘土魯番貢使四

十餘人安置南邊而閉嘉峪關絕諸域西番之貢

使土魯番結怨眾夷以孤其勢 七年海謙歸奏

上怒其不進圖本又無功而還皆下獄土魯番益驕

肆聲言欲攻肅州城馬文升欲遣兵襲殺牙木蘭

聞肅州撫夷指揮楊翥以奏事至京熟諳夷情詢

策於蕭得罕東至哈密捷徑議令甘州守臣調罕
東番落兵三千爲前鋒以鎮兵三千爲後援遣一
副將將之賫數日熟糧取道南山馳至罕東乘夜
兼程而進出其不意賊將可得而擒都御史許進
貪功不委副將將之如兵部成美親率鎮兵至肅州
屯於嘉峪關外候罕東不至然後屬兵副將從常
道往襲北至賊將牙木蘭豫知已遁去僅得空城
斬首踰四十得陝巴妻女而還然亦威振西土且
絕貢之用番酋乃將印及其王送於甘州都御史

周季麟等奏遣番兵送回哈密 十八年哈密屬

夷阿孛刺等怨陝巴指剋陰誘番酋之次子真帖

木兒阿黑喇子來哈密陝巴棄城帶印奔沙州鎮巡官

奏遣指揮董傑同奄克至哈密往諭不從遂將阿

孛刺等陸人擒殺之餘黨懼復將陝巴送回 正

德元年陝巴尋卒子速壇拜牙即襲爲忠順王以後

稱王者皆淫酗不道屬夷謀害之虎仙先因送真

帖木兒回番乃與番潛謀誘其王云番主怪爾行

事不公且來殺爾可先投免禍忠順王懼乃欲往

投順奄克不從王恃刀殺之奄克逃至甘州告其
情哈即乘機同誘王往歸土魯番當被拘留哈即
先回國番酋時阿黑麻已死今其子速
滿兒嗣位後止稱番酋隨令頭目
火者他只丁後止稱
他只丁同虎仙滿刺哈三領兵占據
哈密鎮巡官遣撫夷千戶馬馴前往探聽虎仙乃
曰城池金印在他人之手我豈敢言奉誰爲王及
稱土魯番要犯甘肅夷人撞八十久住哈密備知
虎仙通番謀害之情虎仙又請將哈密印信與他
只丁掌管我同坐此城 九年番酋移書甘州守

臣索段死一萬贖哈密城印且欲速遣前諸貢使
還本國否者兵入寇且先殺掠 國初內附諸番
落以示強總制鄧璋以聞命起致仕兵部尚書彭
澤往經畧澤請勅一道諭番酋還城印一道諭奄克
叩共虎仙守國給事中王江都御史張麒各上言
治病者藥無二君奕棋者局無二帥甘肅諸路既
有鄧璋總制不宜復令彭澤總督不聽澤至甘肅
調集兵馬土魯番復以書來急欲段死澤謂番酋
可以利啗遣通事火信馬馴賫段死二千同虎仙

往賜番酋贖取城卽火信等猶未至番境澤奏西
夷事寧乞致仕巡按甘肅御史馮時雍上言土魯
番之酋長尚爾驕慢哈密之城卽猶未歸復遣使
講和虜人大開溪壑之欲要我以難從之事後來
之變雖無形非愚臣所能逆覩又言忠順王爲賊
臣虎仙等所困以計逼走造爲厲階荼毒國人謀
叛君父時陸完在兵部寢其奏既而澤又奏稱番
酋畏威悔禍獻還城卽遂取澤回京火信等至番
賜幣番酋嫌其賞薄虎仙仍許增一千五百疋

或云番酋有妹欲與忠順王爲妻虎仙聞之乃
况他只丁轉言忠順王不知親信伊妹可與我
爲婚番酋不允發怒欲殺虎仙虎仙懼許送段
子一千疋謝他只丁五百疋得釋

後番酋復占哈密索虎仙前許段疋虎仙先與百
疋其余待甘州收拾送來 十年正月虎仙陰聽番
酋同他只丁馬黑木來肅州近邊搶掠王子庄苦
峪赤斤等處四月朝議差馬馴同奄克虎仙賫送
勅書并賞賜至番撫取城卽奄克懼番酋讐殺行

至大草灘托疾存住番酋受賜先將城池交與滿刺哈三掌管將金印交與馬馴等及差馬黑木帶領夷人哈丹等將帶方物寶石馬匹謝恩進貢又遣虎都寫亦監押虎仙取討前許段疋探聽消息虎仙推稱伴送公使避住甘州六月番酋又占哈密城十一年四月牙木蘭謀劫甘州令夷人斬巴思等以書約阿刺思罕待番兵至時即與甘州關廟寄住回子放火開城斬巴思等藏番書入關被獲兵備陳九疇遂搜得虎仙日前謀造鐵盔四

頂甲一副銅鐵砲七箇大刀四把其子米兒馬黑麻藏在酒主張子義家井內後番入寇至嘉峪關射死叅將芮寧甘州大亂九疇遂殺斬巴思等八人番酋尋又求和且差頭目虎刺力帶領從人前來投遞番書歸罪虎仙尋遂西去九疇乃以捷奏

詳見土魯番傳中

上詔科道官往勘擬虎仙謀叛律虎仙納賄伴臣錢寧捏詞具奏法司會問改擬奏事不實罪虎仙與馬黑木姪婿米兒馬黑麻同名遂交結於寧俱送會同館

安歇虎仙等巧爲蠱惑誘引

上常幸會同館 十三年虎仙子與姪婿以前所犯
下甘肅鎮巡獄虎仙乃謀密遣添歌兒往番令來乞
和否則挑戰事發都御史鄧璋奏遣刑部陳郎中
錦衣彭千戶往會勘馬黑木又與錢寧捏請帶同
官校往肅州選取婦女幾致激變地方虎仙與姪
婿寅緣俱賜從朱姓傳陞錦衣指揮隨駕南征
十五年陳郎中等擬添歌兒等坐絞馬黑麻等
坐徒馬黑木從陝西徑往南京見

上亦留隨從與虎仙等生事害人十二月

聖駕到京虎仙等仍住會同館 十六年四月太監

秦文傳奉

嘉靖
卷極

聖旨哈密及土魯番等處原差來進貢夷人該放冊
的照依該部原擬賞例給與賞賜差人伴送回還
其餘的者在會同館安歇該管官員嚴謹關防不
許縱容出入

上又詔虎仙交通土魯番與丘構亂攪擾地方以致
哈密累世受害罪惡深重曾經科道鎮巡官勘問

明白既而寅緣脫免錦衣衛還挈送法司查照原
擬開奏定奪於是法司復題查得虎仙止有一妻
一妾與子馬黑麻住甘州又一妾住哈密參照虎
仙本以西域狡夷濫膺朝廷品爵不思匡輔哈密
爲國藩籬却乃潛通土番犯我疆圉妄許段疋致
芮寧之喪師謀爲夷王逼忠順以失國攪擾地方
爲患多年交結權姦曠誅二載所據本犯罪惡深
重議擬前罪緣坐其家口籍沒其財產於法允宜
本犯未到男米兒馬黑麻藏兵甲於井中思乘時

而搆亂遣家僮於徼外欲藉寇以復讐婿馬黑木
誘令番酋奪占哈密城池率同他只丁搶掠近邊
人畜所據各犯俱與虎仙罪犯相同亦當議擬謀
叛之律其姪婿馬黑麻交結權臣傳陞近侍蠱惑
先帝淆亂太宗相應議擬奸黨罪名

上從之虎仙尋斃於獄嘉靖三年馬黑麻繫行都司
斷事獄中又於柴內藏刀送入糾同在監重犯陳
淮等一十三人反獄持刀殺出將甘州右衛鎮撫
監門打開劫出在監姦細夷犯虎兒班等越城而

逃陳九疇并副使姚文淵遣人捕獲擬死未奉決
單巡按御史盧問之恐其留為後患遂行處決盧
之後被奏擅番酋以復讐為名聚眾三萬深入甘
殺調外任用州屠戮甚慘廷議絕之閉關三年乃復求通貢以
願歸哈密城池金印為說而牙木蘭復與番酋相
忤乃擁眾來降時因災異求直言錦衣衛帶俸百
戶王邦奇疏曰我

祖宗聖武英謀明見萬里謂哈密地方境接番夷為
四面酋虜襟喉之地故立哈密國土以為我中國

腹心之寄一聞番夷有警豈有哈密必能預知令其
傳報故中國有備而夷狄莫能為殃是以節年貢
賜不絕兩國和好生民獲安又設潼關之禁不令
輿販以彰我國家賞賚之重而固夷北面之心其
為邊備慮至深切遠矣百餘年來久安常治豈非
職此逮自成化十年高陽縣伯李文曾征哈密行
至瓜州而還亦未成功老師傷財不可勝紀弘治
五年土魯番奪據哈密總兵官劉寧徃征克捷保
障之功照耀古今其後撫鎮等官處置乖方行事

過當因而人心背向不同兼以廷臣謀議矛盾不一輒以省費勞師為言至誤大計弘治十二年該巡撫甘肅都御史周季麟等處置夷情請復國土以繼封爵誠為有見時兵部尚書馬文昇亦常以此地方之備為慮今伏望

勅兵部從公計議訪選謀勇將官審求復興哈密安靖甘肅竒策長治以為生民保障之計再乞勅兵部移文甘肅行鎮巡等衙門并行都司知會除忠順王并牙即逃去年久若再強求尋取復立恐其

又啓釁端密令差委親信能幹人員令其密切體訪忠順王的派子孫星馳保勘前來以繼封爵以嚴邊備如此庶

皇上免西顧之憂而蒼生享太平之福矣

詳具土魯番傳中

刑部尚書胡世寧疏曰我太宗文皇帝雄武冠絕古今徼外四夷無不臣服是以北封元之遺孽阿魯台為和寧王馬哈木為順寧王西封脫脫為忠順王東北置奴兒干等都司衛所二百餘處皆以撫綏戎落藩屏中國至於南討黎季犛復古中國

之地建立交趾布政司尤爲偉績宣宗以來黎賊復據交趾殺官劫印不可勝紀阿魯台亦爲馬哈木所併其東北各衛所亦皆蕪併不常存亡莫考先朝皆置之不問蓋不勞中國以事外夷所以保我子孫黎民永固基業尤得古聖王推亡固存之道也乃惟哈密遠在萬里其王脫脫之後已絕自其主國王毋以來三被土魯番殺擄占奪城池廷臣無敢直言請以先朝處外夷之法處之者乃強求其親黨曰罕慎曰陝巴而立之旋被占奪今其

民四四一種又附土魯番謀傾本國哈刺灰畏兀兒生達二種逃附肅州依我存活不敢復歸其王拜牙即自願投附土魯番反欲導彼入寇矣正德年間兵部奏差彭澤總督經畧仍請勅一道齎諭番酋欲其獻還哈密城印將送回其王矣拜牙即自願歸彼雖令復守本城亦其臣屬也於我何益又勅一道令奄克回還哈密與虎仙同守城池夫虎仙占據哈密而奄克避難來歸今使之還是驅入虎仙口也一時 臣失處如此彭澤素懷忠勇

身任其事乃亦依阿不行執奏苟且行事不終而
還責以大臣體國之義不爲無罪也使今土魯番
獻還哈密城池忠順王真有嫡派應立之人朝廷
與之金印助之兵糧數萬到彼爲王誰與之守蓋
不過一二年復爲所奪益彼富強辱我

皇命且使再得金印城池以爲後日指勒求贖之計
耳於我中國何益也臣愚欲乞聖明特與輔臣熟
議今後哈密城池照依先朝和寧交趾捨置不問
霍韜疏曰切照永樂年間封哈密爲忠順王一以

斷北狄右臂二以破西戎交黨外以聯絡戎夷而
制其逆順內以藩屏甘肅而衛我邊郡古帝王置
外夷安中夏之長策也自土魯番攻陷哈密奪我
金印據我城池歷年經月未見底定是以都御史
陳九疇建議欲使獻還城池須令閉關絕貢蓋謂
西番仰給中國惟通貢可交易貨物若絕不通貢
則彼欲茶不得發腫病死矣欲麝香不得蛇蠱爲
毒而麥禾無收矣是故閉關絕貢所以扼西番之
咽喉而制其死命也惟彼貢路不通死命不救遂

常舉兵入寇擾我甘肅邊臣欲與求成故昨復有
通貢之請奉

旨若土魯番有悔罪真正番文還哈密城池人口卽
許通貢是我

聖上因通貢之機廣遷善之路此中國待夷狄之體
也今聞土魯番求貢尚書王瓊譯進番文一十餘
紙俱裔夷小醜之語無印信足徵之詞則土魯番
未有悔罪之實可知也未悔罪而遽許通貢戎心
益驕後難駕馭而邊患愈滋矣此其可虞者一也

哈密城池雖稱獻還乃無番文足據不知後日作
何興復或者遂有棄置不問之議夫土魯番之無
道也圖哈密久矣我遂棄置不問彼愈得志將劫
我罕東誘我赤斤掠我瓜沙外連北夷內擾甘肅
而邊患遂熾矣可虞者二也牙木蘭者土魯番腹
心也擁帳三千稱降於我然在牙木蘭則曰來降
在土魯番書則曰不知彼去向以事理觀焉豈有
擁帳三千遠來款塞而土魯番不知者安知彼非
詐降以餌誘我耶他日犯邊則曰我納彼叛人彼

來報復也又曰我不歸彼叛人故彼不歸我哈密也則哈密來無與復之期矣彼擁衆難遣而我之邊患愈無休息可虞者三也牙木蘭之降也廩餼口食仰給於我費已不小猶曰羈縻之策不得已也若土魯番擁兵扣關稱取叛人將驅牙木蘭而與之耶彼則詭曰降以授生也今出則死而不肯去矣將從而納之耶臣恐爲內應而有肘腋之憂土魯番擁兵於外牙木蘭爲變於內其肅危矣可虞者四也或曰今陝西饑荒其肅孤危尚慮不保

雖棄哈密可也臣則曰保哈密所以保其肅也保其肅所以保陝西也若曰哈密難守則棄哈密其肅難守而亦棄其肅可乎因棄其肅遂棄臨洮寧夏可乎西北二邊與虜爲鄰退尺寸則失尋丈是故置場棄守之議不可不慎也

聖明在上蒞中國撫四夷追復帝王之盛以增光祖宗乃輕棄

祖宗置場可乎或曰漢棄珠厓宣德間棄交趾不可耶臣則曰北狄南蠻體勢則殊珠厓交趾吾欲棄

之置之化外而已彼不吾毒也若西北二邊則據險以守我一失險則虜必據之矣虜人據險則中國大患無窮矣宋人西失寧夏北失幽燕國遂不振然宋人且以漢棄珠厓藉口是其學術誤天下也可不戒乎且交趾自秦迄唐入中國爲末冠文物之邦者千年矣非上官州郡化外之夷之比也楊士奇援漢棄珠厓例欲舉叛圖十郡之地棄而不顧所謂若考作室乃那肯堂者也又足法乎或曰哈密自成化九年失之二十年收復弘治六年

失之十一年收復正德六年失之而襲封忠順王者且降於土魯番矣今雖收復還之將恐無人與守勞中國以事外夷非計也臣則曰保全哈密則赤斤罕東聲教聯絡西戎北狄並受制馭若夫哈密則土魯番酋併吞諸戎勢力日大而我之邊患日深矣是故保哈密所以保中國昔者

太宗皇帝之立哈密因胡元遺孽力能自立故遂立之彼借虛名而我享實利今哈密之嗣三絕矣天之所廢誰能興之議者必求哈密之後而立焉亦

見其固也苟於諸夷中求其雄傑足以守城池護
金印戢諸夷修有賦力能自立者即可因而立之
固不必求胡元之孽而立也或曰弘治六年土魯
番酋要我封爵之王哈密矣然則此時何不因遂
立之乃求胡元遺孽而立啓數十年之紛紛耶臣
則曰土魯番酋志吞哈密并爲一國則將遂霸西
戎而連北狄此時若假之封爵是虎而借之翼者
拆爲兩國而控制之可也今宜速遣間諜告諸西
戎曰中國所以閉關絕貢非爾諸戎之罪也土魯

番不道滅我哈密燦我疆場將興問罪之師焉故
先閉關制其死命爾諸戎無罪不得通貢實土魯
番之故也有併力殫心共滅土魯番者即封爲忠
順王授以金印以主西戎及諭牙不蘭曰爾魯土
魯番之腹心也今降則我中國之藩籬矣爾力能
立於哈密乎耶以封爾三年之後爾能和輯哈密
即授爾金印爲忠順王長爲中國屏衛則主哈密
者雖非前元之裔亦不失爲中國之體委權以通
變且以趨時是固邊將之任關外之責 朝廷勿

預知焉而假以便宜之權可也或曰今日忍棄哈密豈得已也甘肅連歲凶荒軍士枵腹投死不暇在甘肅且凜凜何有於哈密昔我

太宗皇帝之供邊也悉以鹽利其制鹽利也鹽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富商大賈悉於三邊自出財力以招遊民自墾邊地以藝菽粟自築墩臺以立城堡歲時無饑天順成化年後遂變其法凡商人種鹽悉輸銀於戶部邊賈耕稼積粟於無用遂散業而歸鄉土墩臺遂日頽壞城堡遂日崩拆遊民遂

日離散邊地遂日荒蕪生齒凋落地方困敝千里沃壤莽然秦墟稻米一石直銀五兩此皆鹽法更變之故也然則安邊足用之長策莫善於

太宗之鹽法矣今宜勅問兵部曰土魯番叩關求貢有何可驗印信悔罪番文牙木蘭來降真偽并哈密城池有何料理收復務出萬全之策勿墮狡戎之謀再勅戶部曰甘肅邊糧累年缺乏若何而為目下賑救之方若何而為經久饒贍之策詳畫上聞取裁

聖斷臣愚且見中國尊安區區裔夷向背付之邊臣
一叱咤而定矣不煩

聖明轉側西顧之憂也時提督三邊尚書王瓊力主
興復哈密且請撫馭散亡屬番以安邊境行令陝
西兵備趙載遊擊將軍彭濬同撫夷官指揮劉雲
等查得哈密衛離肅州一千五百餘里忠順王名
速壇拜牙郎正德八年投順土魯番至今無人承襲本
衛都指揮四員一員奄克掌印正德八年投肅州東關
寄住奄克故其長子襲亦故弟札告字刺襲見存

一員虎仙

正德十年

死于刑部獄中長男馬黑麻

嘉靖

二年甘州處決無嗣一員滿刺哈三故絕一員失拜

煙答死于肅州其妻見住甘州北關長男馬黑麻

嘉靖

二年西安府處決次男馬黑木見在哈密未襲所

管畏兀兒一種已襲職普覺淨修國師一員都指揮
指揮使指揮同知指揮僉事所鎮撫共七員各驗
有授職

勅書未襲職正千戶一員原授職

勅書被賊搶去都指揮指揮使千百戶鎮撫九員僧

綱司都司二員各授職

勅書收貯前項哈密衛所管畏兀兒一種部下男婦共三百七十名口又有哈刺灰一種已襲職指揮同知一員驗有授職 勅書未襲職指揮同知指揮僉事千戶鎮撫共十三員各原授職 勅書收貯前項哈密衛所管哈刺灰一種部下男婦共五百一十名口及審據各夷供稱見在哈密衛未襲鎮撫等官二十四員職名未能盡記請令聽其承襲兵部尚書胡世寧議謂哈密等衛屬夷未曾襲

職者查驗先年受職 勅諭如果真正及的親相應承襲子孫別無違碍責令本族夷人自相保勘取具承襲的名具由奏繳換給 誥勅准令襲職且免其起送赴京新 勅賞給收領就將舊 勅照例拘收到官兩相交付差官進繳通候年終會官燒毀至於米兒馬黑木兄原以叛逆受罪其身家見附土魯番服屬合無待候哈密興復而彼仍屬本國然後聽襲亦未爲晚

上從之自王瓊撫處之後哈密稍稍自立朝貢時至

迄今不絕其俗性獷悍田田鞞鞞畏兀兒雜處故衣服異制飲食異宜其山川曰天山在哈密城北一名雪山凶

奴過之必下馬拜

曰望鄉嶺

嶺上石龕有李陵題字處

曰畏吾兒河沿

沙柳

其產馬橐駝玉石鑛鐵

有礪石謂之喫鐵石剖之得鑛鐵

稜

米豌豆麥大尾羊

羊尾大者重三斤小者一斤肉如熊白而甚美

楸子胡

桐律陰牙角香棗其貢馬駝王速來蠻石青金石

把咱石鐵器諸禽皮等物其朝貢每三年一期八

月初旬驗則入其入多不過三百人其入關至京

起送三十人

成化元年令

其城南至沙州西抵交州北

連瓦刺東南肅州

許論

兵部尚書

其肅邊論畧曰甘肅即漢之河西四

郡武帝所開以斷匈奴右臂者蓋自蘭州為漢

金城郡過河而西歷今紅城子莊浪鎮羗古浪

六百餘里至涼州為漢武威郡涼州之西歷今

永昌山丹四百餘里至甘州為漢張掖郡甘州

之西歷今高臺鎮夷四百餘里至肅州為漢酒

泉郡肅州西

七十里

出嘉峪關為故沙辰二州地

綠赤斤苦峪以至哈密等界則皆漢燉煌郡也

與前四郡皆隸甘肅鎮

洪武五年宋國公馮勝取河西定

以嘉峪關為界而棄燉煌馬東自莊浪岐而南三百餘里今為西寧衛在古曰湟中中自涼州折而北二百餘里今為鎮番衛在古曰姑臧此河西地形之大畧也夫以一線之路孤懸幾二千里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拒胡虜經制長策自古為難而難以設險之處居多洪武五年設甘州等五衛於張掖設肅州衛于酒泉設西寧衛于湟中又設鎮番莊浪二衛又于金城設蘭州衛皆置將屯兵拒守嘗考之漢宣帝命趙充國將兵討羌克國奏曰願留步士萬人屯田部

曲相保為壘木樵校聯不絕便兵戎飭圍且謹烽火通勢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今日守甘肅之臣惟以克國為法斯得矣壘木樵即高樓也况茲凋弊之餘非

豪傑任事之臣其孰能為且哈密甘肅之藩籬諸番之領袖成化以來陷於土魯番興復建議至勤累朝顧在今日有難者二有當緩者四不可例以往日何也哈密累敗之餘喪亡畧盡今縱復國彼豈能固守此一難也與復哈密曉諭土魯番不從必煩討而後可試言今日鎮兵可復能為深入之事乎虛喝謾恐難以震動此二

難也往建哈密以其能制諸夷爲藩蔽也今不能矣立之何益是故盛衰之會殊強弱之形異哈密者昔爲要區而今爲散地當緩一也哈密其君身事仇國轉徙之衆亦已長子孫是彼無共天之義而忘之反遺我同舟之急而求濟此何爲乎當緩二也 累朝以哈密之故勞費萬狀議論無已是以番賊視之爲奇貨以爲中國不可一日無哈密也今日索金幣明日求進貢今日送金印明日還城池假令自今不復言哈

密事彼當何爲乎以爲將遂有哈密也則豈待中國棄之而後取之以爲不能則哈密猶舊也况吾閉關絕貢可以制諸夷之命當緩三也赤斤蒙古安定曲先等衛亦皆中國藩蔽赤斤等衛破於土魯番安定等衛破於亦不刺何不聞爲彼恢復而切切於哈密乎當緩四也審於六者之間則哈密可復不可復宜復不宜復圓機之士必當破衆說而建長策矣至於亦不刺者逃自漢北蟠據青海爲西南患頃歲已許內附

卷之十一
尋因其敗弱而棄之頗爲失計何也甘肅之患
北虜倏去倏來者南羌特坐守之夷耳惟土魯
番近歲兩犯甘肅累肆荼毒漸不可長若收西
寧海虜置之哈密近境結以恩德令其西制土
魯番北控瓦剌此千載一時也倘有成績即令
職西域之貢何所不可議者祇恐別生事端而
不思遠地無干祇云夷心叵測而不知窮虜易
用視今日自擬西邊併吞熟番而散處河岷何
如耶矧以虛糜而得實用借虜地爲干城其得

失利害不言可知又今河西屯田敝矣何者二
千里內計丁僅一萬七千耳防守不設耕種難
也累遭殘破生聚難也腴削無已休養難也是
故人益貧口益耗食益歎兵益弱而屯田益不
興矣近日差官添築新堡廣招佃種似矣豈有
舊堡未充而更能實新堡者乎豈有不爲防守
而敢遠耕者乎豈有將不休養而人得生聚者
乎又譬之家政農桑薪水賓客祭祀之類動必
相連豈有餘事皆廢而一事獨舉者乎是故有

將而後有兵有兵而後有人有人而後有土有
土而後有財有財而後兵益張屯益舉矣他如
李淮之議曰欲將見堡量給以馬無事令其瞭
望而耕耘有事得以聯絡而馳逐拯溺救焚此
其近策矣蘭州舊有管糧郎中而不司支放與
宣大事體少異已失事宜或又令其歷在催徵
不更遠乎若以省參一官專駐蘭州以督邊課
如近時山東河南京運事例而移郎中於甘州
如宣大例則稽察歸於戶部催科便於本省是
或一道也西寧凡控十三番族四堡六千戶所
亦要地也不令屬莊浪參將而別爲一鎮設官
易瓚之議良是然 國初建寺立僧以夷治夷
之法今有講其故者乎西域來貢番文動數百
紙詐冒相仍者多若給符限年勤以名數庶可
久可繼之道也

殊域周咨錄卷之十三

行人司行人刑科右給事中嘉禾嚴從簡輯

揚州府學訓導彭天翔

江都縣學訓導王三汲全校正

西戎

土魯番

土魯番在今火州城西百里舊隸其部唐交河縣池也

本朝永樂中親征北虜常過其近境見水齧沙出有

碑曰唐之交河郡

上諭金幼孜等曰此在今爲哈刺火州因兩河相交故名耳

按

成祖出塞俱從宣府之路未嘗至其地北征錄言至其近境然相去亦尚遠也

宣德五年萬戶賽因帖木兒遣使貢馬及璞玉以後常貢但西域諸國惟此番最強盛每侵凌他邦成化九年其酋速壇阿力後止稱阿力二字作亂入哈密

將其國王母并金印虜去奪占其城

上命都督李文通政劉文往撫處調集番兵住劄苦峪不敢前進迨徹師回喪失頗衆自此其酋漸輕中國之兵矣阿力竟留王母金印益侵我城郭諸夷十八年阿力病故弟速壇阿黑麻立後止稱阿黑麻甘肅守臣乘間奏立王母之甥罕慎爲都督遣使送入哈密弘治元年阿黑麻稱罕慎非脫脫族何得王哈密哈密我當王欲殺罕慎畏未敢發乃爲好語詒罕慎曰吾爲爾聯姻爾爲王益安無外

侮罕慎喜許之阿黑麻至哈密誘罕慎頂經結盟
遂殺罕慎亦未敢顯言據哈密即遣使入貢言罕
慎病死國亂乞遣大通事和番立我爲王居哈密
領西域職貢兵部尚書馬文升言外夷北虜最強
屢入貢乞通使我不聽阿黑麻小夷且與哈密各
有分地不可輒通使亦不得王哈密彼若入貢我
亦不拒請勅阿黑麻諭令送王母及金印還哈密
四年遣哈密頭目馮亦虎仙齋勅諭阿黑麻阿
黑麻以金印城池來歸遣使朝貢厚賞之文升言

哈密有回回畏兀兒哈刺灰三種共居一城種類
不貴不相下北山又有小列禿野也克力數種強
虜時擾哈密必得元遺孽嗣封理國事庶可懾服
諸番乃立安定王族孫陝巴爲忠順王 五年阿
黑麻入哈密殺虜陝巴及金印去內閣丘濬謂文
升曰哈密事重須公一行文升曰方隅有事臣子
豈可辭勞但西域賈胡慣窺利不善騎射古未有
西域能爲中國大患者徐當靜之濬曰有識言不
可不慮文升請行諸大臣不可請勅兵部侍郎張

海都督侯謙行視經畧時阿黑麻貢使馮亦滿速兒等在京師命海至河西令夷使二三人與邊上通事致勅諭阿黑麻歸陝巴金印諸夷使爭欲去海不可乃遣哈密夷人以勅往阿黑麻竟留不報海不得已修嘉峪關捕哈密奸回通阿黑麻者二十餘人戍廣西請絕西域貢七年春海謙不奉命輒還朝

上怒逮下獄降海山西叅政謙奪俸間住文升言土魯番恃其強悍哈密奸回又反復欺負中國不懲創彼益輕中國請安置馮亦滿速兒等於關廣閉嘉峪關絕西域貢令諸夷歸怨阿黑麻當是時西域諸夷皆言成化間我入貢

皇帝先遣中貴人迓我河南至京宴賜甚多今

皇帝不撫我我泛海萬里貢獅子謂我開海道却不受即從河西貢者宴賞亦薄天朝棄絕我相率從阿黑麻且拒命中國能柰我何哈密奸回又附阿黑麻阿黑麻遂復入哈密自稱可汗大掠罕東諸夷謀言糾夷數萬用雲梯攻肅州且蹂甘州報至

文升曰彼虛聲挾我也土魯番至哈密十數程中
經黑風川哈密至苦峪又數程皆無水草貢使往
返皆馱水行使我謹烽火明斥堠整兵以俟彼至
肅州我以逸待勞縱兵出奇一擊必使彼隻馬不
返已而阿黑麻西去令頭目牙蘭以二百餘人據
哈密文升曰非用陳湯故事此虜終不畏文升召
肅州撫夷指揮楊翥至京撫其背曰汝諳夷情知
西域道路 主上今欲擒斬牙蘭汝計安出翥曰
此賊黠非襲之不可罕東至哈密有捷徑可進兵

兵可不十日至文升曰余欲選罕東兵三千爲前
鋒我兵三千殿後各持數日熟食兼程襲之何如
翥曰善 八年令河西巡撫許進調兵食遣副總
兵彭清統精兵三千由南山馳至罕東即調罕東
諸番兵乘夜倍道襲牙蘭是冬進及總兵劉寧率
兵至肅州夕駐關外候罕東兵不至乃出大路乏
水草行不能速牙蘭調知遁去我兵入哈密斬首
六十得陝巴妻女獲牛羊三千哈密脇從者八百
餘人皆不殺携以歸住西徼上師還糧乏士馬亦

多物故然西域自是知畏中國文升言兵雖抵哈
密然未獲牙蘭首功亦少進寧及太監陸闇不遵
節制徒取空城無益邊事獨軍士遠征勞苦宜陞
賞

牙蘭即牙
木蘭也

上念邊臣出塞有功加闇歲祿二十石寧陞左都督
加俸百石進左副都御史清都督僉事 九年阿
黑麻又襲破哈密令撒他兒及奄克孛刺住刺木
城奄克孛刺密結瓦刺小列禿襲斬撒他兒奄克
孛刺還守哈密阿黑麻遣人圍哈密哈密人舉火

小列禿見之來援退走守臣奏乞令羈留貢使往
諭阿黑麻納款文升曰阿黑麻未見遣使上款書
不許是秋進改陝西巡撫 十年秋阿黑麻令人
送陝巴還哈密其兄馬黑上書言西域諸國不得
貢怨阿黑麻今悔過乞許與黑婁諸國入貢及還
寫亦滿速兒等文升言此虜挾詐俟陝巴金印至
甘州取寫亦滿速兒等於闕廣是冬命總制王越
經畧土魯番哈密 十一年越出河西取陝巴至
甘州令哈密三種都督回回寫亦虎仙畏兀兒奄

克索刺哈刺灰拜迭力迷失佐陝巴復封爲忠順
王取寫亦滿速兒等發歸其國時哈密三種人久
苦土魯番不願還文升請許半留肅州往來自便
十二年春陝巴至肅州畏番虜不肯出關守臣
遣叅將率兵護行又賞赤斤蒙古諸番令逐程防
護至哈密是夏寫亦虎仙致賞賜於土魯番諸夷
使入京朝貢 十三年阿黑麻及黑婁諸國皆令
人人貢 十七年哈密奸回阿孛刺有怨於陝巴
乃稱阿黑麻次子真帖木兒爲罕慎外甥當襲罕

慎王爵乃往迎之頭日者力克哈陝巴棄城走沙

州真帖木兒

阿黑麻原擄罕慎女爲妾所生也

年十三不肯來哈

密哈密人曰陝巴走哈密城空恐爲野乞克力達
子所據真帖木兒始至刺木城其兄滿速兒乞守
臣令人來守哈密真帖木兒自刺木城入哈密守
臣令官舍董傑及奄克孛刺往哈密撫夷衆諭迎
陝巴還阿孛刺不聽必欲立真帖木兒爲王奄克
孛刺與傑等擒殺阿孛刺等六人餘黨畏服守臣
令都指揮朱瑄率兵送陝巴入哈密撫送真帖木

兒還土魯番時阿黑麻已死其子速壇滿速兒後

稱番酋新立諸兄弟相讐殺真帖木兒懼不敢歸乃

曰奄克孛刺我外祖也願依之暫住哈密宋瑄恐

陝巴懷疑生變携真帖木兒羈住甘州 正德元

年陝巴死其子拜牙即嗣封幼弱守臣恐真帖木

兒復來哈密留之甘州不遣番酋所親信牙木蘭

娶火辛哈即哈密人也後女為妻與馬亦虎仙哈密

人也後止之妻兄弟也牙木蘭又以妹嫁哈即姪

亦思馬因而虎仙亦以女嫁火者馬黑木後止稱馬黑木

互結姻戚哈即弟阿刺思罕兒後止稱罕兒等與虎仙

及伊子壻俱因進貢各在甘肅關廂置產又往往

來以貢為名騷擾驛遞生事害人 三年番酋

速兒與忠順王即拜牙也乞討真帖木兒兵部尚書

劉宇曰是謂質其所親愛不許 五年真帖木兒

走出甘州城追而獲之 六年守臣請歸真帖木

兒下兵部會議請勅宴真帖木兒及番酋與忠順

王并其頭目 七年冬詔差哈密三都督奄克孛

刺寫亦虎仙滿刺哈三送真帖木兒回完聚真帖

木兒久住甘州深知風土言其城南黑水可灌及
有夷使傳說甘肅荒旱饑窘人死亡且半城堡空
虛番酋乃謀侵犯中國虎仙等遂為留用忠順王
以後稱王又被奸回誘引與番酋結好遂往投順
土魯番番酋乃令他只丁入哈密取金印他只丁
又令哈密火者馬黑木哈密都指揮也等至甘州索賞且
言忠順王棄國從番乞即差人守哈密巡撫趙鑑
謬謂番酋忠義令他只丁等代中國守城勤勞差
撫夷官送番酋金幣二百明年正月撫夷官纔至

哈密番酋已率眾亦至分據刺木等城日夜聚謀
侵甘肅又索段子萬萬疋贖城印且言如不與即
領兵把旗插在甘州門上總制鄧璋乃請官經畧
命兵部尚書彭澤奉

勅往總督軍務澤請

勅二道一候有番使之便齎諭番酋還哈密城印一

諭奄克孛刺哈密都督也因其王投番乃逃住甘州後止稱奄克回國與虎

仙等守城彭澤調延寧等處軍駐甘州十年番酋
遣他只丁牙木蘭同虎仙馬力奶翁馬黑木等至

肅州近邊搶掠赤斤等處人畜千計聞彭澤軍在不敢深入假馮番文稱被赤斤搶了貢物與他報讐不敢侵犯甘肅只討此賞賜回去彭澤不察其詐將前諭番勅書不伺番使齎去即措段絹褐布共三百遣馬驥與通事火信撫夷百戶馬昇并馬馴捧前勅二道同馬黑木虎仙等到哈密邀他只丁同往土魯番他只丁嫌賞薄先將金印與虎仙谷三等及將所掠去赤斤銅印一顆付馬馴等議遣驥并火信持回添取賞賜他只丁方同馬馴等

至土魯番將勅書原齎段絹等班賜其酋彭澤遂奏稱甘肅兵糧頗集道路開通土魯番雖欲侵擾甘肅決不可得今又差官往諭歸還城印地方安靜乞要放歸田里蒙古未允火信等回甘州納撫還赤斤銅印并報添取賞賜彭澤又脩羅段褐布共一千九百銀壺銀盃銀臺盞各一副令火信等復持往諭澤遂奏遠夷悔過獻還城印詔取回京火信又持添賜物件往彼番酋復嫌少虎仙自許其酋段一千匹他只丁五百方允具本復遣馬黑

木隨赴京回奏將金印與虎仙城池暫令哈三守
掌後哈密使人俄六思等送至番文稱番酋索要
虎仙前許段疋有哈密大小頭目共贖段一百疋
馬一百疋牛一百隻羊三百隻交與他只丁總督
都御史李昆議稱本番乘機射利納款希恩宜量
俯就番酋又遣虎都寫亦後止稱馬亦他只丁亦差伊
弟撒者兒等前來送印并押虎仙取段疋同馬黑
木等及各國夷使將帶方物馬疋進貢謝恩虎仙
哈三亦差伊衛夷人馬黑麻等各帶方物馬匹進

貢驗送赴京李昆與鎮守太監許宣總兵徐謙因
忠順王仍被拘未回訪知寫亦係番酋親信頭目
撒者兒係他只丁親弟乃拘留為質仍移檄番酋
稱寫亦等差往陝西催僱先年貢使回日發歸仍
賞織金綵段洗白梭布共三百件令其送忠順王
還國正德十一年虎仙續報金印已歸城池未與
番酋索要段子兵部議謂彭澤李昆皆奏城印已
歸今則謂止歸金印他只丁尚在哈密索段幣恐
虎仙與他只丁彼此隱瞞要求重利致生他虞請

行鎮巡等官從長議處既不可嚴峻拒絕激變夷情亦不可示弱輕許開啓弊端其番酋果來效順進貢到邊照依舊例放入加意撫待詔從之李昆許宣徐謙乃會奏請勅二道曉諭番酋及他只丁仍各量備織金綵段絹疋齎去撫諭令忠順王還國番酋以虎仙失信并拘留夷使爲詞遣他只丁牙木蘭復占哈密兵備陳九疇因番酋侵犯將前勅書二道停留請止操練軍馬相機剿殺許宣史鏞李昆從其議牙木蘭先令回子倒刺火者往探

被獲又遣夷人斬巴思俄六思等帶馬駝牛羊假以貨賣爲名將番文往關內與思罕兒探信既入關陳九疇疑斬巴思有詐搜獲原書譯出其情內多隱語慮恐通謀生變當捕思罕兒同斬巴思等下獄責令通事毛見毛進呂成防守見進俱素與斬巴思情熟乃約虎仙部下纏頭漢田高彥名同宿商議打奪斬巴思等出城令高彥名備辦酥油羊肉二皮袋毛見毛進又將盔甲弓箭各二付寄在張子義家俟賊到穿用番酋與他只丁遂舉兵

至鉢和寺史鏞等差其州衛夜不收顧十保往肅
州探息叅將蔣存禮與陳九疇未知賊兵多寡恐
糧饋乏其州軍至不能供給乃請其州軍馬且不
必動史鏞輕聽不先發兵應援番賊到嘉峪關經
平川墩陳九疇蔣存禮與遊擊將軍芮寧議留遊
兵都指揮黃榮守城約於明日巳時出兵芮寧先
於那時統軍從南門往西約行十里地名沙子壩
遇賊騎一千陸續添至三千芮寧三次遣夜不收
杜阿丁等馳報到城蔣存禮延至巳時方與指揮

董傑同奄克從北門出至高橋見遇賊對敵間陳
九疇聞賊勢衆大又恐城內寄住夷人變亂將各
夷男子隔在關廂婦女收入城內防守至申時賊
將芮寧射死及殺指揮楊松等時都御史李昆往
西寧撫番未回九疇見官軍喪敗慮恐肅州寄住
赤斤畏兀兒等處夷人歎多乘機作亂與蔣存禮
議將獄中番使斬巴思俄六思并高彥名毛見毛
進呂成俱赴街市焚香告天杖死仍拘各夷奄克
也先哥等諭令堅守臣節母生異謀陳九疇復將

斬巴思等帶來牛羊變賣價銀易買布疋存卹陣
亡官軍李昆到莊浪岔口驛得報兼程前進至鎮
會同許先議恐賊犯其州拘收人畜增置戰具番
賊攻開亂骨堆西店子堡殺死男婦王祥等史鏞
鄭廉各領兵進到肅州賊又攻開中截半坡二堡
殺死千百戶傅成陳九疇會同史鏞鄭廉并蔣存
禮議有哈密北山瓦刺達子係奄克姻親世與土
魯番有讎令其往誘使搶殺土魯番城可以致彼
掣回選遣哈刺灰夷人添哥兒兒的等往瓦刺止

稱添哥

陳九疇欲量給賞無措乃於虎仙名下勸罰

段子二百七十疋絹一百七十二疋銀一百六十

兩梭布一百三十七疋馬五疋羊一百隻失拜烟

峇

亦哈密頭目也名下勸罰段子五十一人絹一十疋銀

六十四兩馬一疋羊一百七十隻給賞番漢官兵

及與添哥齎賞瓦刺及令奄克自寫番書諭彼頭

目也力滿可等舉衆搶殺番地又給與操馬二十

二匹騎坐前去賊又攻開大莊堡殺死千戶王標

時有赤斤番人且宗爾加等報稱土魯番留下老

營在辰州駐劄陳九疇史鏞議令千戶張英管領
赤斤哈刺灰番夷也先哥等五百餘人前往撲殺
賊從迤南山後進至甘州李昆許宣會遣都指揮
楊時等拽載兵車鎗砲截殺賊見官軍勢衆引去
李昆等亦恐甘州截有姦夷內應將虎仙撒者兒
寫亦及各家屬并各起夷人四十四名俱捕下獄
番酋遣朶撒哈及把都兒乞和且稱俱是虎仙弄
禍史鏞等訪得朶撒哈乃番酋親近頭目拘留之
將把都兒放回令其傳諭務將搶去軍馬器械人

畜盡數送來方纔定奪也先哥等人馬撲到辰州
將番酋留兵營帳攻斬首級二十一顆失拜烟峇
病死賊起營西去史鏞督令鄭廉蔣存禮追至境
外沙溝各斬賊首級正德十二年正月掣兵進城
議將番兵奪獲頭畜仍給番兵充賞時添哥等亦
至北山瓦剌虜營將銀牌段布賜賞其頭目也力
滿可并把腮等大喜聚衆往番攻奪其三城番酋
回至王子莊得報痛哭而歸且怨恨牙木蘭失事
也添哥還報亦獲回賊及達子首級許宣史鏞李

昆奏捷

上命給事中黃臣會同巡按趙春行委陝西叅議施
訓副使高顯僉事董琦勘問將虎仙問擬謀叛具
奏虎仙訴行肅州兵備再審奄克恐其脫放乃告
虎仙及其丈人哈耶構引土魯番壞事今不曾正
法恐貽後患時番酋行賂中朝嬖人錢寧謀反其
獄且欲誣殺九疇以洩其忿乃令失拜烟谷之子
米兒馬黑麻直入東長安門捏奏伊父出城殺賊
頭上中箭走回被陳九疇責打身死詔捉解虎仙

等到京會審正德十三年黃臣等奏勘過甘肅鎮
巡官拘留夷使朶撒恰及虎仙等招由兵部尚書
王瓊奏彭澤故違勅旨擅備賞物輕出講和擅增
段綃又不候差去人回處置停當妄奏西夷就降
事已寧息致蒙取回陳九疇惟知講和之爲非不
思中變之爲害擅議拘執夷使因而激變疑有姦
夷交通多無指實李昆旣聽彭澤之講和而奏討
勅賞又因九疇之辨論而停留勅書持疑二端釀
成大患

上詔彭澤先革職爲民李昆陳九疇及史鏞蔣存禮等損折官軍各提解到京問理刑部會同三法司將蔣存禮等并虎仙等譯審虎仙翻異原情改擬奏事不實律參看蔣存禮防邊不固致寇內侵告急不援擁兵自保史鏞齟略罔著守備素踈敵至而策應已遲寇去而追擒不力以致官軍殺死數多人畜驅掠殆盡許宣李昆當重鎮而經略不密總諸軍而督調欠嚴拘留夷使停止勅書處置乖方重貽邊患陳九疇濟軍需而科罰財物徇也

見而議留勅書拘囚貴官因而致死執戕姦虜事涉擅專但史鏞到任未及三月猝遇強虜侵犯計程往返千里亟難整兵應援蔣存禮部下之官軍八百城外之夷虜數千彼此相當衆寡不敵及查得蔣存禮督併番漢官軍斬獲回賊首級五十八顆而史鏞主將亦與有防陳九疇誘使各種夷人搶殺土魯番人畜千百有餘而蔣存禮協謀亦嘗效力其許宣李昆各能張大軍聲增完邊備西邊回虜東保鎮城陳九疇首建外夷相攻之謀大省

中國用兵之費又能抗方張之寇全已危之城功過亦當有辦黃臣趙春勘事不審情罪乖違

上詔蔣存禮史鏞降二級蔣存禮降三級各帶俸差

操李昆也從輕降二級別用

昆降浙江副使

許宣著閒住

陳九疇爲民

時彭澤九疇幾致問死

黃臣趙春對品調外任

米兒馬黑麻爲父訴寃得寬免問其餘夷人但犯不應罪名的俱免運炭時土魯番貢使至京兵部請繫獄輔臣梁儲不可乃止十四年都御史鄧璋奏土魯番六次悔罪請和入貢合當隨宜撫處兵

部尚書王瓊議稱若終拒絕不許來貢恐非撫馭外夷之道請將在京番使馬黑麻等及哈密年例進貢夷使分爲幾運伴送其州連存留在彼同起貢夷打發出關見監夷人朶撒恰等俱准放回會題留中不出後兵部伍疏其肅去京往回萬里事久不決必生他虞徵調官軍騷動邊境實非細故早賜宸斷

上不答鄧璋見夷使久候恐又生變議差通事虎得山同夷人馬黑麻齎諭番酋以取搶去人畜爲名

實欲慰安其心正德十五年正月本酋送還原擒
鎮撫程翥等五十九人并遣使帶馬駝復來進貢
十六年五月兵部再議得土魯番酋聽信姦夷虎
仙等誑誘入寇鎮巡等官因將差來親信頭目朶
撒恰等羈留不遣節次卑辭祈請近奉明旨放回
已足慰其想望若遂許其通貢恐彼悔悟未深和
好難久詔是之通行阻回嘉靖元年二月番酋又
遣夷使將方物慶賀進貢鎮守衙門奏行兵部議
得本酋祈請頗切若復不納恐失制馭蠻夷米則

不拒去則不追之道詔土魯番并撒馬兒罕等處
差來夷使著分定起數陸續選委老成的當官員

伴送來京嘉靖二年虎仙復論斬罪斃獄王瓊謫

戍彭澤以兵部尚書致仕李昆起為兵部侍郎陳九
疇亦以薦起用復為甘肅巡撫都御史時土魯番
復謀入寇九疇得報上疏曰照得總兵官武振病
故臣會同鎮守太監董文忠議得前項走回夷人
供報番酋調集人馬要行奪取甘肅地方等情雖
係傳聞之言然據理原情似為不虛何則番酋聽

信往來進貢姦回之言備知中國地方虛實強弱
之情恃彼雄長西域前驅列國之勢其立馬天山
投鞭斷河之意蓋勃鬱於胷中久矣往年犯邊所
以未逞其志狼狽而歸者蓋以來非其時卧雪齧
冰之賊不能勝屋居火食之主勢使然也今乃當
吾蕤麥堆場糜穀棲畝農人野處之際卒忽而來
是將因糧於我坐困我邊也防範機宜曷可須臾
少緩乞勅兵部仍再速行陝西延寧三處鎮巡官
將各邊遊兵人馬作急催促前來本邊聽臣等分

布併力捍禦再勅戶部議發內帑銀十萬餘兩委
官押運前來糴買糧料草束供助軍餉後失拜煙
峇子米兒馬黑麻皆論死三年土魯番酋大舉入
寇甘州

上命陝西延寧鎮巡官并莊浪副總兵魯經各選調
遊奇官軍推委謀勇官員統領前往肅州聽都御
史陳九疇節制相機戢守還差太監一員到彼監
督軍務堪以總制大臣及提督總兵官上緊會官
推舉來看戶部只差能幹郎中一員量帶銀兩督

理軍餉兵部尚書金獻民推舉兵部尚書致仕彭澤總督漕運都御史李鉞俱各歷練老成充總制官署都督僉事杭雄都督同知馬永俱各久任邊方充總兵官再照肅州旅懸絕域賊勢重大比與尋常聲息不同各鎮調集官軍素無統屬若不假以事權急難責其成效合無查照各年舊例鎮巡以下官悉聽節制臨陣之時都指揮以下有不用命觀望退縮聽以軍法從事各官合用符驗關防旗牌書椽若待本官奏請未免遲悞合行吏禮工

三部照數撥給本官庶便行事

上郎命金獻民兼都御史總制軍務杭雄着掛印充總兵官提督軍務限三日內起程命御用監太監張忠監督軍務并帶犒勞銀兩及銀牌彩段通事天文生醫士同往及賞叅隨人等官每員掌印銀五兩布二疋其餘每人銀三兩布二疋戶部主事胡宗明差往督餉奏稱昨奉明旨銀兩動支一十四萬兩帶運陝西布政司交割及查先次支剩軍餉銀六萬餘兩押運軍前應用限三日內起程切

念夷虜之情叵測而兵食之勢相須訪得回夷圍
城志在侵奪地方比之往常肆掠大有不同况近
年各處地方災傷錢糧缺乏雖主兵月糧每每拖
欠今又加以客兵數多若非別爲議處彼中豈能
支持古人云日費千金而後十萬之師可舉則今
日領銀一十四萬兩能給若干人勾用若干日可
以口計而指屈也其布政司雖稱有銀六萬餘兩
延今日久恐別有支費職備員本部司屬豈不知
庫藏空虛用宜節縮但今日事勢甚大且急萬一

至彼而餉乏雖欲臨期奏請必至累月經旬公私
皆匱戰守兩難計出無從責將馬道乞爲再發銀
十萬餘兩一同領運前去如夷勢遠遯亦可作以
後年例之數再照前項銀兩係干錢糧出納必須
逐一秤對裝驗明白方免疎虞仍乞稍寬限期數
日銀兩秤完即便前進庶錢糧無虞而級急亦有
備矣

上從之詔再給六萬聽裝鞘完備起程時大同軍叛
殺死主帥處撫將畢御史王官疏曰雲中之內變

方安而河西之外患聿作廟堂之上未聞破常調
以用人出深謀以制武臣竊爲

陛下危之也先該兵部議舉總制而致仕尚書彭澤
素諳兵法深識夷情昔頗聲聞于彼用兵之道先
聲後實似爲相應朝廷不此之用而特用尚書金
獻民者不知其何謂也且獻民此行必須直至其
州地方相機征戰臣思前項田賊以十數年積銳
養鋒之強乘我兵糧虛乏之際一旦壓境而來其
勢必有甚難抵當者設使達賊有知乘機爲寇其

患何可勝言隣近臨鞞蘭岡等處又無勁卒募兵
未免各邊調用兵法師行十萬日費千金此等地
方承平日久素無畜積必得能幹官負多方處置
并主事帶去銀兩設法采買轉輸供給不至缺乏
庶幾少濟見今獻民去矣所以爲獻民之援調發
人馬供給糧餉以至守把隘口防護糧道以杜深
入之患以助獻民之所不逮者未見其處行也訪
得先任四川巡撫致仕馬昊生長邊方優于戎略
征勦川賊累立戰功先任兵部侍郎馬清昔嘗有

事于寧夏後又總制于宣大駕馭有才處置得法
又訪得先任廣西僉事楊百之武略文謨足稱任
使宣府副總兵時陳驍勇獨冠于諸帥騎射可服
乎三軍且家丁勇悍久在安閑摩掌奮用伏望軫
念地方多事之時喫緊用人之際略其已往之小
過勉以將來之新功馬吳馬清速起一員仍其舊
職授以督糧之寄假以便宜之權隨帶副總兵時
陳并其家丁星夜前去將主事前解銀兩并本地
方一應糧草俱付管理以爲獻民之援楊百之亦

即授以臨鞏兵備之責以備軍門參贊之資其馬
吳馬清仍留用一員于部以備朝廷咨謀緩急議
事又根本之地所當用力者也兵科都給事鄭自
璧疏曰近該巡撫陳九疇報稱番酋糾領西域回
回并哈密北口瓦剌旌小列秃并沙州土巴帖木
哥及辰州遺孽各種二萬餘騎困圍甘肅勢甚危
急尚書金獻民總制軍務刻期以行但自得報之
後迄今四十餘日消息杳然爲照土魯番係我朝
進貢番夷得我金帛茶香等物以資生養先年雖

占據哈密彼都督緹謙侍郎張海奏蒙閉關絕貢
由是諸夷歸怨番酋悔禍哈密復爲我有累朝以
來世受國恩其酋妾所生子真帖木兒先年曾逼
陝巴遜遁被鎮巡官誘羈甘州任其出入服食色
欲亦不甚禁豢養數年生還鄉里感朝廷之恩德
撫臣之育抑且甘肅居人熟識往來牽制舊愛恐
亦未忘前項二夷一則貪我之利一則憶我之好
縱其鼠竊狗偷歲所不無然電起漚滅不敢痛爲
我疆場之患未有今日糾合番衆深入境土大肆

亮殘者也又訪得達賊亦不刺阿兒禿廝一支先
年被迤北小王子殺敗奔至西海套內此種達夷
尤號兇黠况三種夷落其先世係同親族設使烏
合而來甘肅二鎮恐非中國有矣此等事情關係
不細彼中緩急宜其紛沓傳報以承廟堂先事之
備紓九重西顧之慮也今日久無聞恐前酋恣驕
逞悍分領賊衆屯據要害致使道路不通又恐彼
處鎮巡等官先時處有不甚妥帖事件及節年差
去處置夷情大臣遺有未曾杜絕情節以致諸酋

不釋舊嫌與兵構怨鎮巡等官彼此觀望上下蒙蔽延推不報亦未可知日甚一日不無有碍計處夫鋒鏑交於原野而聽命九重成敗在於斯須而馳聲萬里朝聞暮應計且晚矣可容如許之久哉乞再行馬上差人轉行平涼安惠蘭州關山傍路河西紅城子古浪一帶大小衙門官員各查照先今事理火速令各差哨馬在於近賊地方或盤有奸細或據走回人口或傳聞人言或探得彼中聲息各另徑自飛報前來不必專候彼中鎮巡明文

方纔轉遞致誤事機仍行巡按甘肅御史親詣河西隨便住劄用心察訪前項情由具實奏采以便議處再照尚書金獻民太監張忠總兵杭雄所貴同心戮力長慮卻顧功雖未可刻期而幾當豫定勢雖艱於往歲而謀貴萬全矢竭忠貞建樹奇積用副干城重托俟邊患少紓朝廷諒有他處設若迹先時潦草之面與臨敵易將之想此固非朝廷委任之意而亦非老成謀國者之用心也本部仍併通行各官惟復借重天語丁寧降勅申諭遵奉

施行時賊二萬騎從西北窅邊墻進入榆林等墩肆掠陳九疇至肅州督叅將雲昌并大僕寺卿董銳分布守城城上窺見東南角一賊穿紅調度被舍人董進德一箭射死賊馱退去後屬番阿奴報稱是火者他只丁賊又悉衆攻甘州南門內一賊前打紅旗身穿紅甲往來調兵董太監等議令神鎗攢打賊中傷落馬扶馱去傳說是番酋時獻民出塞而本兵之位久虛兵部左侍郎李昆疏口宣大二鎮密通京師陝西三邊遠接沙漠各處雖有

鎮巡等官分統信地而職任不相統攝一遇有事則各面自便互相推調往往誤事設立總制大臣假以重權蓋以地方安危既有專託則其平時之計慮必周臨事之調度亦易豈如近日大同軍士之變甘肅回賊之侵狼狽失策至於如是哉且今大同軍士雖蒙委曲寬代而紀綱大壞終非善後之畧甘肅至京八千餘里賊至甘肅兩月有餘計提督尚書金獻民等到彼調兵勦殺動則三月之外縱使城堡幸而獲全一方生靈不勝荼毒之慘

矣且本兵重地尚書正官豈宜在外久處所以待
郎孟春議設兩處總制官員蓋爲國圖慮將來之
計誠爲得要但大同地方目今幸無重大聲息而
作孽軍士尚自驚疑所據添設總制姑候另議其
陝西三邊待候尚書金獻民等奏報甘肅賊情稍
有次第卽將本官并太監總兵俱奏取回京本部
照例會同府部院寺科道等官於見任致仕大臣
內從公推舉才望老成諳曉戎務二員上請簡命
一員前去總制陝西延寧甘肅等處軍務俱聽便

宜處置惟委任之專而責成之遠庶邊防有託而
疆場無虞時金獻民至蘭州諸番已爲九疇所敗
出嘉峪關外又達賊二萬從南境進暖泉總兵姜
夷戰却番賊亦遯去獻民奏捷內稱一鼓而回夷
就擒再鼓而達賊授首二次斬獲共一百二十餘
級乃詔班師給事中鄭自璧疏曰土魯番糾合達
賊窘迫守臣提督獻民一旦受委以去鎮重華夏
懾驚外夷固得其要但本兵重任其席久虛誠非
居重馭輕之道而獻民久事於外事寧班師豈曰

不宜節據虜中走回人口供報聽得回賊一說要往南山看了草地住着搬取家小到春正二三月還搶其州一說我們先去南山打了西番帳房我們把老小都送在牢固去處還來攻圍其州奪取城池地方着真帖木兒做皇帝在其州城坐着等情此言雖係傳聞且前項回賊長驅席卷而來其立馬投鞭之念亦已扇熾於中既乃遭被挫衄而去其寧耻復讐之心恐難杜絕於後况亦卜刺呵克秃斯一支潛住河套十數餘年生齒浩繁道里

諳熟縱令遯伏終必為患未有腹心隱疾而不病人之肢躄者也今次斬獲雖多或恐是賀蘭零賊未必真是此輩黠虜今日邊患之大可憂者莫過於此敢宴然而遽謂無事哉設若即今命下班師縱使星馳前去計在正月將盡比獻民到京當在四五月間矣原調兵馬各回本鎮果若前言復行大舉再為邊患欲調集又無欽依統馭之人而自衛不遑欲奏聞又當事勢窮蹙之候而緩不濟事道途遼邈兵力單脆當此機會間不容髮萬有不

虞徒付扼腕乞會同多官推舉素有才望大臣二三負䟽名上請欽命一負總制陝西延綏寧夏甘肅地方責限兼程到彼交代之日然後班師論功行賞則帷幄有本兵以運籌邊徼有重臣以屏翰九重霄旰或藉此而可紓各鎮閭閻將持之而無恐安內攘外之計兩得之矣御史李文芝䟽曰臣聞西域最遠而夷人種類亦繁自成化中李文劉文之駐苦峪不敢進而土魯番始有輕中國之心矣及弘治中張海繼謙之經略無成功而土魯番

益肆驕橫矣今日西羗之兵莫有強于此者也臣又聞正德中比虜亦卜刺一枝與小王子仇殺敗比之餘率其部落犯我涼州永昌甘州侵入西番之境駐牧西海交通番酋又犯我西寧河州臨洮洮州深入四川松潘虜掠甚慘番族畏之漸次歸附由是西番之山川遂爲此虜之巢穴近都御史彭澤都督郤永經畧二虜不能効謀驅逐出境今日河西之患議者皆歸咎于彭澤也夫天下之大勢關陝爲重而保障之長策謀帥爲先若非添設

大臣總制軍務誠恐日復一日二虜交侵養成癰疽之患不可救藥矣蓋慮患于未然者易爲力而除患于將然者難爲功伏見致仕大學士楊一清爲僉事日提督陝西學政爲都御史日督理陝西馬政又巡撫陝西地方又總制陝西軍務寧夏之變又起總制平生踪跡在陝爲多威名已著于三邊德望素重於多士今日總制之任莫有踰於斯人也或以爲一清內閣舊臣不可履邊臣聞大學士楊榮嘗三往甘肅察邊務處降虜計用兵孰謂

內閣之臣不可乎或以爲一清七十之年不可履邊臣聞西羌之叛漢宣帝命趙充國時年七十餘矣坐收全勝孰謂七十之年不可乎乞賜勅起一清改以本兵之銜仍兼都憲之職前往陝西三邊總制軍務而庶僚之知邊事者許其奏辟贊畫如是則二虜之患可消而西顧之憂可免矣

上從其言詔起楊一清提督陝西三邊軍務又詔土魯番糾衆二萬謀奪地方聲勢衆大陳九疇奏董文忠能先事預圖臨機應變射殺王子大頭

人驅逐回賊遠遯保全危城其功實與尋常不同
已寫勅獎勵董文忠廕弟姪一人做錦衣衛冠帶
總旗陳九疇陞右副都御史取回別用各賞銀四
十兩紵絲三表裏以酬其勞又詔張忠廕弟姪一
人做正千戶金獻民杭雉各一了百戶俱錦衣衛
世襲各官奏帶參隨人負各准陞一級其餘官軍
與重賞給事中鄒自璧疏曰且肅之後回虜掃國
而未也各官奉命出師勦躬盡瘁指揮之下使戰
仆幟軀而去

陛下嘉其勩恩廕有差報功之典良亦不薄其若參
隨人等均陞一級人得沾恩得毋傷於濫乎查得
尚書金獻民總兵杭雄俱照欽依額數各二十員
名太監張忠則九十三員名總計三臣參隨則有
一百三十三員名矣誠以此輩均効勞後亦當甄
別重輕以寓激勸而况其間贊畫豈無竒拙任事
豈無繁簡行役豈無安危槩而錄之布滿奏牘恐
既得者既不肯以倖致自名而未得者又皆以隳
功爲恨况張忠等欽賜恩廕亦加再四辭免其委

身許國之忠勞讓下人之厚衆所欣羨今

陛下將參隨人負盡行陞級不惟事體不宜而忠等不矜不伐之心亦無以暴白矣乞勅兵部轉行太監張忠等將奏帶人負分別等第勞績頗多者量加甄錄其餘遞加賞賚予以杜將來錫予之繁全各臣遜讓之美尚書金獻民還朝請遷發夷使閉關絕貢疏曰土魯番貢使未入禁城賊兵已過峪關旋貢旋侵奸謀狡計大略如前茲者天奪其魄挫衄遠遯但彼之日用資我者甚多竊恐失利日

久乞哀求貢之請又在旦夕矣耶今河西地方民窮徹骨萬一見之不真復聽入貢必將浚民之膏血爲之飯食勞民之筋骨爲之役使驛站騷擾鷄犬不寧臣恐河西兩鎮之軍民十五衛所之疆場終當被其擾壞也臣願自今以後遇彼求貢宜下明詔聲其累世不恭之罪閉我關門絕彼貢獻申命該鎮守臣謹斥烽埃益嚴兵備以待之則彼之姦謀破阻狡計無施河西垂首待盡之民庶幾其有更生之望矣陳九疇盧問之亦俱上書請閉關

絕貢番酋遁進番文求貢提塘軍送至邊上都御史寇天叙疏曰姦回譎詐語言反覆或諉咎他人以釋其犯邊之非或誇張聲勢以逞其螳螂之勢全無悔罪輸誠之意况此虜先年侵犯肅州朝廷念其遠夷不與深較姑容入貢然進貢之使方入而犯邊之兵繼至似此詭詐實難憑信所擬求和之事揆諸事體難以輕准在我防範所宜加慎乞并行提督軍務兵部尚書楊一清分布陝西延安奇遊兵馬在於蘭州安會等處一帶駐劄遇有回虜侵犯消息臣等通行調集主客兵馬親統前去遏勦務期成功兵部乃請于

上詔所議事情還行與楊一清着再加審處奏請定奪于是牙木蘭差人來請和因九疇前恨復用反間稱前日入寇非我本意乃內附夷人沙的納等傳陳都堂命使之來而許之賞時在朝有受番賄爲之搆九疇者故唱此言以騰播于內未幾楊一清召入內閣以尚書王憲代之楊一清奏稱看得兵部所議蓋知虜患之難測恐兵糧之不繼故雖

不敢遽爲通貢之言以拂衆論亦不能終主絕貢之議以貽後艱今甘肅地方兵馬寡少錢糧空乏已且未治何以治人合無仍行新任提督尚書王憲再爲審處王憲乃移檄遣撒馬兒罕貢使迭力迷失等齎往諭番酋悔過服罪獻還哈密城池送還搶去人畜方爲奏請六年諸議禮臣桂萼方獻夫霍韜張璁先後上言哈密不靖本由彭澤澤之得召用由楊廷和曲庇澤也乞急用王瓊以寧西鄙時因天變求直言錦衣百戶王邦奇疏曰正德

年來巡撫都御史彭澤不恤邊徼凌霍官軍侵剋糧價自昔至今遂爲通例又兼賞罰不明人心失望擅自差人輕出外國講和懷姦邀功開啓邊釁致使番夷占據哈密侵犯甘肅一帶地方搶掠求索貪得無厭而彭澤又乃大失恩信於番夷因而蹙國喪師大貽邊患然夷酋始輕中國之兵副使陳九疇又乃拘執夷使激啓邊釁止知斬馬黑麻一人於南門不顧失陷官軍於無算也前任兵部尚書王瓊深爲隱憂特有救正之舉又被權姦朋

黨互相救援止將彭澤等輕賜罷斥降發其餘重
大罪惡俱被影射不究殆至新政之初正當顯戮
遺姦昭示國法可也豈意彭澤倚恃權姦大學士
楊廷和心腹門生謀同陳九疇李昆預先奏辦輕
騎便衣深入城境齎送囑買楊廷和會盟結黨誓
以死生意欲扶同誤國佐使楊廷和將寫亦虎仙
攬入詔書假威擅柄致將寫亦虎仙監故其餘各
夷俱被決斬前者二次甘肅之亂生民塗炭之苦
盖由先年公論不明及殺寫亦虎仙等之誤啓地

方之禍後蒙特命尚書金獻民總督征剿本官自
恃寵威不盡忠節却以重大責任視如兒戲詐言
有病在途遷延遙寄蘭州朝夕邀會彭澤作樂飲
酒不顧彼處人民塗炭之苦遠望甘肅千里之外
束手觀聽不究一方之久探聽回夷搶擄遂志滿
載而歸又奪他人擒斬達賊之功奏爲征進回夷
之捷冒授廕賞下及童僕况土魯番前者侵掠中
華如蹈無人之境志滿意遂方纔從容回還去歲
前夷仍復又来搶掠彼處巡按奏報逾常困圍邊

將地方極苦人民倒懸十分緊急若不再爲奏聞
處置縱玩夷醜得志將來之害不止於河西一帶
地方而謀侵中國之患難保必無若不速將楊廷
和彭澤等明正誅戮無以消弭災異爲照忠順王
拜牙郎自作不靖棄國逃走遠避絕域年久不還
本國所以中國失守而生民節年被其塗炭幸賴
先任總制都御史楊一清忠誠體國潛消禍亂而
威鎮夷醜歛跡遠遁承平歲餘莫敢侵犯但犬羊
之性詭詐莫測不可必其一定及查弘治六年土

魯番王阿黑麻先遣大頭目寫亦滿速兒等四十
餘人進貢比因阿黑麻復擄忠順王及金印去訖
又來犯邊多官奏聞

上命將夷使滿速兒等四十餘人安置廣西福建及
閉關絕貢累犯邊陲不息至弘治十年計五年之
久方纔悔過入貢仍將忠順王及金印來歸求取
寫速兒等多官奏取滿速兒等付給甘肅自此河
西始安定也正當居安慮危勿待臨渴求泉亦緩
不濟事矣先年之滿速兒尚存今之虎仙等俱斬

矣誠恐醜夷求而無人亦得藉口稱怨遺患地方
爲害臣於嘉靖四年十月十九日備奏前事節奉
旨該衙門知道兵部職方主事楊惇乃奏內姦臣楊
廷和之子被其阻滯壅蔽彌縫不與施行今奉
勅修省求治彌災再陳愚忠以弭災變一面速勅法
司將開釁啓柙誤國姦臣明正典刑以謝邊民之
忿及壅蔽忠言主事楊惇量爲罰斥以弭災異詔
下兵部議不許回護刑部尚書胡世寧疏曰夫土
魯番變詐多端善爲反間其欲附城屬達使之激

變則稱哈刺灰畏兀兒稍書交他來其欲間我謀
臣使之受罪則稱壞事的都是陳都堂沙的納欲
彼番使得通內間則稱王子因見殺撒者兒虎仙
父子故來報仇夫自嘉靖二年十月進獅子夷人
已通番文開稱番酋要動人馬定來肅甘則其造
意通謀已久豈爲殺三人報仇亦豈爲陳都堂及
哈刺灰畏兀兒使之然也其恐我復結瓦刺爲之
後患則言七八月裏領着瓦刺達子還要往漢人
地方後竟不來其變詐何可信也自正德六年得

送回伊弟真帖木兒因在甘州住久深知風土好
過即起逆心要來侵犯正德九年即要插旗甘州
城門上十年六月陳九疇方到肅州十一年彼自
以原許段子不曾與足及拘留番使爲名興兵入
寇豈因陳九疇也其先三取哈密城池皆以哈密
姦回爲之內應乃漸置姦回虎仙等親黨買房久
住肅州城內又節差番使斬巴思等來探消息爲
通書信一旦擁兵逕至城下各回潛置兵甲圖爲
內應使非陳九疇奮身不顧後患即將各回監故

打死而又近遣屬夷却其營帳遠交瓦剌搶其城
池彼聞變內顧而還則肅州城池難保無虞臣以
爲臣之有勇知兵而忘身爲國者無如九疇固彼
番酋之所深忌而欲殺也惜其後信僚屬之公移
輕聽姦回之捏報而妄奏番酋及牙木蘭之殺則
其罪有不免耳王邦奇奏其因殺夷使激啓邊釁
又言二次甘肅之亂由殺虎仙等之誤蓋彼武夫
輕信惑於流言爲彼內間耳至于通貢一節則其
後事難料前事可徵弘治四年因其虜去忠順王

陝巴不服撫處奏准絕貢十一年因見器用缺乏諸夷歸怨方纔悔過送還陝巴嗣後通貢不絕地方騷擾亦不絕而反間內應絡繹于京師甘肅之間馴至十一年暨嘉靖三年二次大舉入寇今奏准絕貢又三年矣祇聞來求不聞侵犯者豈有力有餘而心不欲也蓋亦懲前二次他只丁之被殺无刺諸夷之爲其後患而長慮却顧也今廷臣議者以有備爲長策以通貢爲權宜其言誠是也臣愚欲乞聖明特與輔臣熟議今後哈密城池照依

先朝和寧交趾捨置不問而唯責彼番酋恭守臣節再無侵犯一二年後方許入貢或止通互市仍納其貢其市皆不許多帶人衆淹留歲月則我之邊城驛遞供費可省而得專事邊儲我之謀臣勇將反間不虞而得盡心邊事矣

是秋土魯番酋虎力納咱兒糾侵肅

州遊擊手將軍彭瀟兵備副使趙載禦之退去時張璉桂萼必欲論九疇死并罪廷和

上有旨金獻民間住九疇逮獄下三法司議兵部尚書王時中會同刑部尚書胡世寧等勘問九疇等事情具疏曰虎仙父子深姦巨蠹外通哈郎賣國

內結錢寧亂政心跡姦詭死有餘辜及查王邦奇
假建議爲名牽引浮泛復圖進用該兵部題奉
欽依降錦衣衛總旗別難再議外臣等議照政令莫
大于刑賞功罪在論其重輕功之大者或可以贖
罪罪之輕者亦難於淹功若乃功罪相倫自亦情
法有在或無功而罪本輕亦又有罪而事已結俱
不能一律而論如陳九疇叨領邊寄舉措乖張先
後啓釁招尤罪固已重兩次折衝禦侮功亦爲優
又輕聽回達之捏詞濫報番酋之真死事雖出於

傳聞情尤涉於妄誕金獻民仰承重命提督西征
調集三邊之軍馬振揚全陝之威聲未足稱勞掠
取他人之功次粧成同事之捷音何可冒濫且連
參隨人負俱各濫陞職俸雖恩典出自於上而辭
受有負於初再照彭澤彼時經略未成底定因而
致貽後患罪有明案緣曾撫回金印城池既而阻
夷隔年入寇功似可言李昆許宣史鏞蔣存禮前
後功罪與九疇相連原情各有差等張忠杭雄始
終往返與金獻民一時具奏論法不宜異同先任

都指揮王輔開報傳聞番酋之死以致鎮巡輕忽
會奏之虛委屬有違廬問之初以預防生變為心
仍將應死夷囚擅決亦非相應以上各官俱合究
治但彭澤及陳九疇先經會問題奉欽依為民李
昆已降副使復起用又降左叅政與彭澤俱致仕
許宣史鏞蔣存禮亦經叅提發落合候命下之日
先將杭雄革去見任與張忠俱候陳九疇金獻民
問明之日奏請定奪彭澤罪犯與李昆許宣史鏞
蔣存禮先已問結似宜量處臣等擅難定擬及照

董文忠雖故與金獻民張忠杭雄子姪等項冒授
廕陞并一切叅隨人負凡未至地方混得濫陞俸
級行委科道官會史部主事從公逐一清查奏請
定奪并先年斬獲回夷中間未陞功次人負仍催
復勘報以憑陞賞臣等切念其肅為中國右臂土
番實貪默與鄰變詐反覆乃虜寇之故情功罪相
尋亦邊臣所難免仰惟

皇上恩威信義昭示無遺最屬小醜納疑自日伏望
普弘天地之度丕昭日月之明俯念各官曾效惟

勞早賜宸斷俾法司遵照議擬上請施行務嚴夷
夏之大防永存古今之治體則德威所及四夷無
不畏服

上詔各官功罪亦每既會議分別輕重等第奏來陳
九疇行事垂張招尤故釁以致回賊深入殘害地
方又妄殺打瓦番酋好生欺罔難照常例著兵部
定發極邊備分充軍並選雖經黜革後又朦朧起
用還革了職照舊充帶備任抗雄與張忠俱待金
獻民提到問明之日奏請定奪各官子姪冒授廕

陞官職俱革了其餘參隨人負功次還着科道官
會同兵部委官從公逐一清查具奏定奪李昆許
宣史鏞蔣存禮董文忠各降二級已而起王瓊爲
兵部尚書代王憲瓊疏曰臣家恩起用提督三邊
自入關交代以來查得黃河套內賊情即今稍緩
惟有土魯番夷情未寧急當議處臣歷考往事正
德八年以前土魯番雖嘗虜殺忠順王朝廷亦嘗
拒之而不遽絕其貢直嘗在我曲嘗在彼而彼又
不知我邊之虛實未嘗提兵一至沙州近邊寇掠

况敢窺肅州之門戶彼時朝廷處之既得其宜守
臣又不敢任情恣肆雖或時與哈密構釁曲自在
彼旋復底定自正德十年以來執政者昧於經國
之圖引用非人相繼壞事既增幣約自失信義又
淫刑殺降大失夷心直反在彼曲反在我肅州之
敗其州之慘由我致之不可獨咎土魯番也此時
使其州守臣即能如楊一清之議度量時勢曲為
撫處盡遣他國貢使出關奏發羈留哈密上魯番
貢使回歸本上而又諭以前守臣壞事之意使等

分任其咎土魯番必翻然悔罪照舊通貢不待至
今日屢屢九重之慮矣柰何守臣之計不能出此
漫謂土魯番服而又叛去而復來非信義之所能
結往往太言以張虛名不顧醞釀漸成實禍既將
已經奏准遣還夷人自今不放又將新貢夷人羈
留肅州自謂使之進不得貢退不得歸操從在我
以懾其驕悍之氣蓋止知泥古欲絕其入貢之蹠
而不知度今不能絕其入寇之蹠也前此土魯番
令牙木蘭來沙州住坐乞放出進貢夷人帶回賞

賜彼郎退還哈密城池并搶去人口在我自當推赤心置其腹中許之可也而守臣乃以爲未有悔過輸誠實跡令其將先年搶去人口頭畜盡數送還及將教唆犯邊首惡擄送甘州又令其訪取忠順王的派子孫承襲凡此皆自示以疑而又責以難從之事教之使不得和也自嘉靖三年犯邊後至今三年矣議者執持兩端含糊展轉迄無定諭即今土魯番因牙木蘭住沙州二年不得通貢遂聽讒言疑其與中國通欲併罕東等頭日誅之牙

木蘭等懼今年四月急率其部落五千餘衆歸附甘州守臣不得已納之是又一大變矣自土魯番兩入甘肅肆行殺掠未遭挫損彼固已有虎視河西之意而關小赤斤苦峪曲先蒙古罕東諸衛昔爲肅州藩籬者盡皆逃散避難入關矣萬一土魯番怨牙木蘭之簿已捲上重来我之邊徼廢壞又值天旱米貴不審守臣能使必不得飲馬於黃河否也臣言至此實可寒心議者又謂雖前守臣啓釁壞事然彼既犯順深入在我不可含忍許和示

彼以弱自損國威亦不必深咎前人之失以快民志臣愚以爲不然昔唐德宗時宰相元載擅權誤國嘗害李泌載誅李泌代之勸德宗北和回紇土番德宗念陝州之耻不肯泌言回紇不足怨向來宰相爲可怨德宗從之遂與通和史臣謹書之未嘗以李泌爲言短報仇也是時藩鎮專兵迭起叛亂陸贄勸德宗下詔罪已遂收人心史臣載之以爲萬世美談亦未聞譏陸贄恕藩鎮之惡歸咎人主也其後李希烈僭號稱帝雖出於贄之所不料而大義無損焉盖曲直不辯處置失宜則無以服叛臣之心時勢不審率意妄行則無以爲善後之計臣愚知之熟而慮之審臣願

陛下以臣所言下兵部會官急議如果可採准令將土魯番哈密羈候夷人及近日差來見在甘州夷人先准放回未去夷人各帶原領賞賜盡數驗放出關仍曉諭緊要頭目說稱如今朝廷已知都御史陳九疇等壞事都加罪了又知你土魯番屢次投遞番文初意要搶把巴反達甘州邊上遇官軍

卷之十三
四十一
斷殺原無侵犯甘州之意今赦爾罪各起夷人俱
准發出爾土魯番先年搶去見在人口送還死亡
了的罷將看守哈密城頭目取回聽哈密自在彼
處住坐作急具番本齎到甘州交與鎮守官轉奏
不必等候回報就將爾後來進貢夷使起送赴京
進貢其先擬要將首惡紉送等項難從之事今次
曉諭不必該載其牙木蘭等既以投降理不可殺
聽臣等斟酌用爲間諜從宜施行以後事或有變
直在於我另爲議處庶不失候機會

上詔所奏明白周悉足見籌邊至意先年失事之人
已都處治了聽爾從宜處置務要內安外攘以靖
地方副朕簡任 瓊在河西及彭澤所行事八年
土魯番貢獅子夷人至乞歸哈密通貢瓊又奏言
土魯番歸我哈密乞令失拜煙谷子米兒馬黑木
守哈密貢使二十四人遣入京放歸羈留各番貢
使男婦凡千人安插沙州土巴帖木哥部夷五千
四百人於白城山哈密都督亂吉孛刺部夷於肅
州東關赤斤都督掌卜達兒子鎖南東於肅州北

卷之十三
四十一
山金塔寺罕東都指揮枝丹於甘州南山時胡世
寧爲兵部尚書欲專守河西謝哈密無煩備中國
霍韜上議亦必欲復哈密下兵部議世寧言昔
太祖建北平行都司去境四百里而

文皇昇之兀良哈

文皇郡縣交趾而

宣宗棄之安南哈密非大寧交趾比况其初封忠順
王爲我外藩者乃元遺孽永樂二年封三年即故
立其兄子未幾即絕而強立非其子孫者嗣之蓋

嘗三立三爲土魯番所虜乃叛我即戎及勞中國
臣竊以爲此與國初所封元孽爲和寧王順寧王
安定王者等耳安定王又在哈密之內近我甘肅
今亦不知其存亡何獨以一忠順王故耗我金幣
疲我士馬窘我財力議禮諸臣不聽竟從瓊言世
寧又言牙木蘭本歸正人非叛虜者唐悉怛謀事
可鑒遂留不遣然哈密竟爲土魯番所據瓊所安
插諸衛夷落皆爲土魯番所逐失其故土住牧河
西塞上北虜盤窟西海瓦剌結巢北山河西三面

皆有寇盜矣明年滿速兒遣虎力奶翁及天方諸
夷使貢方物又索牙木蘭謀言諸番要約俟虎力
奶翁歸復侵肅州會虎力奶翁歸道病死瓦刺又
攻土魯番我亦有備稍得休息而來降人哈六刺
言番酋欲以哈密城與都督米兒馬黑木毋管理
兵部固請許其通貢着令三年或五年爲期夷使
雖多十二入京餘留塞上是後河西守臣防禦差
胡不暇及西鄙事土魯番竟併哈密但其進貢哈
密亦附名以來耳

按土魯番與哈密二傳其事互見故有彼詳此
畧者但哈密本傳謂其稍得自立而此則言并
於土魯番蓋因王瓊撫慶之後雖稱土魯番已
奉約束還城印而實則虛言欺我耳時已厭兵
姑求完事故傳亦因之云耳要之哈密之守與
否不足爲中國利害即今四五十年來哈密無
封各夷自貢未見其爲患也則前日之紛紜豈
不空費兵食於無用之地要在謹其備禦來則
不拒去則不追斯爲長策乎哉

十二年先是番使馬黑麻虎力奶翁等謝恩進貢住肅州東關鎮守太監陳浩令家人王洪與番使買貨物不給價值至京番使於兵部前遇見王洪拏告禮部送司審據王洪口供於嘉靖十年八月內夷人奶翁等在肅州地面與軍民人等交易是陳太監分付與伊買馬等項委果得過馬五匹并玉石一塊不知斤兩鐵角皮二十張捨力孫皮二十張銀鼠皮一百二十張鎖袱一段撒哈刺一段鎖子葡萄大小共四斗西羊布一疋說到甘州與

伊價銀後洪只在肅州居住不知陳太監到甘州曾否還伊銀價據此除將王洪責令中兵馬司牢固監候并願與同監夷使二名虎兒班把巴撒力俱取收管外案呈到部禮部尚書夏言疏曰中夏之待外夷界限貴嚴所以古者大夫無境外之交本朝法例有索取之禁所據前項夷人到邊凡我守疆之臣一言不可與之潛通一錢不可與之私易况賈胡尚利易啓戎心今太監陳浩受

朝廷邊方重寄乃敢違法貪黷至此不惟取侮外夷

抑已敢犯重憲但本夷輒擅挈人全無畏忌王洪
應口供認無復辯詞中間或有隱情未可逆測但
裔夷訟中國事關大體合當從重明白議處既不
可墮外夷之計以損國威亦不可失遠人之心以
召邊釁又不可縱邊臣之貪以屈國法且據通事
人負譯知虎力奶翁等口稱欲聲冤闕廷要求明
白恐亦未可諉之查勘可以杜結况此夷今在輦
轂之下尚爾跋扈憑陵若回至甘肅地方事情不
明夷心不服則二三邊臣豈能控制驅遣臣等以

爲此事在

朝廷當大有處分方保不害治體乞賜宸斷勅差法
司錦衣衛堂上官各一員給事中一員前往甘肅
地方會同總制官巡按御史作急勘問若夷使奶
翁等所奏俱實將各官所得夷人原物盡行追給
明白仍量調人馬將一應進貢夷人防送先行督
令出關務在起程回國去訖勘事官方許回京具
奏請

旨然後將有罪人員從重處治如此庶夷情早得明

白髮遣不致逗留縱肆而

朝廷令嚴法重亦足以服遠夷之心矣

上從之自後邊臣不敢私取番物番人貢不絕至今

其山川曰靈山羅漢削髮曰貪汗山積雪亦其產俗

與火州同

殊域周咨錄卷之十三終

